

《六韬》

周-姜尚撰

<u>篇目</u>	<u>页数</u>
<u>卷第一 文韬</u>	
文师 (2)、盈虚 (3)、国务 (4)	
大礼 (5)、明传 (6)、六守 (7)	
守土 (8)、守国 (9)、上贤 (10)	
举贤 (11)、赏罚 (12)、兵道 (13)	
<u>卷第二 武韬</u>	
发启 (14)、文启 (15)、文伐 (16)	
顺启 (17)、三疑 (18)	
<u>卷第三 龙韬</u>	
王翼 (19)、论将 (20)、选将 (21)、立将 (22)	
将威 (23)、励军 (24)、阴符 (25)、阴书 (26)	
军势 (27)、奇兵 (28)、五音 (29)、兵征 (30)	
农器 (31)	
<u>卷第四 虎韬</u>	
军用 (32)、三阵 (33)、疾战 (34)、必出 (35)	
军略 (36)、临境 (37)、动静 (39)、金鼓 (40)	
绝道 (41)、略地 (42)、火战 (43)、垒虚 (44)	
<u>卷第五 豹韬</u>	
林战 (45)、突战 (46)、敌强 (47)、敌武 (48)	
乌云山兵 (49)、乌云泽兵 (50)、少众 (51)、分险 (52)	
<u>卷第六 犬韬</u>	
分兵 (53)、武锋 (54)、练士 (55)、教战 (56)	
均兵 (57)、武车士 (58)、武骑士 (59)、战车 (60)	
战骑 (61)、战步 (62)	

文韬·文师

文王将田，史编布卜曰：“田于渭阳，将大得焉。非龙、非螭，非虎、非罴，兆得公侯。天遣汝师，以之佐昌，施及三王。”

文王曰：“兆致是乎？”

史编曰：“编之太祖史畴，为禹占，得皋陶兆比于此。”

文王乃斋三日，乘田车，驾田马，田于渭阳，卒见太公，坐茅以渔。

文王劳而问之曰：“子乐渔也？”

太公曰：“臣闻君子乐得其志，小人乐得其事。今吾渔甚有似也，殆非乐之也。”

文王曰：“何谓其有似也？”

太公曰：“钓有三权；禄等以权，死等以权，官等以权。夫钓以求得也，其情深，可以观大矣。”

文王曰：“愿闻其情。”太公曰：“源深而水流，水流而鱼生之，情也。根深而木长，木长而实生之，情也。君子情同而亲合，亲合而事生之，情也。言语应对者，情之饰也；言至情者，事之极也。今臣言至情不讳，君其恶之乎？”

文王曰：“惟仁人能受至谏，不恶至情，何为其然！”

太公曰：“缙微饵明，小鱼食之；缙调饵香，中鱼食之；缙隆重饵丰，大鱼食之。夫鱼食其饵，乃牵于缙；人食其禄，乃服于君。故以饵取鱼，鱼可杀；以禄取人，人可竭；以家取国，国可拔；以国取天下，天下可毕。呜呼！曼曼绵绵，其聚必散；嚶嚶昧昧，其光必远。微哉！圣人之德，诱乎独见。乐哉！圣人之虑，各归其次，而树斂焉。”

文王曰：“树斂若何而天下归之？”

太公曰：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之天下也。同天下之利者，则得天下；擅天下之利者，则失天下。天有时，地有财，能与人共之者，仁也。仁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免人之死，解人之难，救人之患，济人之急者，德也。德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与人同忧、同乐、同好、同恶者，义也；义之所在，天下赴之。凡人恶死而乐生，好德而归利，能生利者，道也。道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”

文王再拜曰：“允哉，敢不受天之诏命乎！”乃载与俱归，立为师。

文韬·盈虚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天下熙熙，一盈一虚，一治一乱，所以然者，何也？
其君贤不肖不等乎？其天时变化自然乎？”

太公曰：“君不肖，则国危而民乱，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，祸福在君不在天时。”

文王曰：“古之贤君可得闻乎？”太公曰：“昔者帝尧之王天下，上世所谓贤君也。”

文王曰：“其治如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帝尧王天下之时，金银珠玉不饰，锦绣文绮不衣，奇怪珍异不视，玩好之器不宝，淫佚之乐不听，宫垣屋室不罍，菟、楠、椽、楹不斫，茅茨偏庭不剪。鹿裘御寒，布衣掩形，枲粮之饭，藜藿之羹。不以役作之故，害民耕织之时。削心约志，从事乎无为。吏忠正奉法者，尊其位；廉洁爱人者，厚其禄。民有孝慈者，爱敬之；尽力农桑者，慰勉之。旌别淑慝，表其门闾。平心正节，以法度禁邪伪。所憎者，有功必赏；所爱者，有罪必罚。存养天下鳏、寡、孤、独，振赡祸亡之家。其自奉也甚薄，共赋役也甚寡。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，百姓戴其君如日月，亲其君如父母。”

文王曰：“大哉，贤君之德也。”

文韬·国务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原闻为国之大务，欲使主尊人安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爱民而已。”

文王曰：“爱民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利而勿害，成而勿败，生而勿杀，与而勿夺，乐而勿苦，喜而勿怒。”

文王曰：“敢请释其故。”

太公曰：“民不失务，则利之；农不失时，则成之，省刑罚，则生之；薄赋敛，则与之；俭宫室台榭，则乐之；吏清不苛扰，则喜之。民失其务，则害之；农失其时，则败之；无罪而罚，则杀之；重赋敛，则夺之；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，则苦之；吏浊苛扰，则怒之。故善为国者，馭民如父母之爱子，如兄之爱弟。见其饥寒，则为之忧；见其劳苦，则为之悲；赏罚如加于身，赋敛如取己物。此爱民之道也。”

文韬·大礼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君臣之礼如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为上惟临，为下惟沉，临而无远，沉而无陷。为上惟周，为下惟定。周则天也，定则地也。或天或地，大礼乃成。”

文王曰：“主位如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安徐而静，柔节先定；善与而不争，虚心平志，待物以正。”

文王曰：“主听如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勿妄而许，勿逆而拒；许之则失守，拒之则闭塞。高山仰之，不可极也；深渊度之，不可测也。神明之德，正静其极。”

文王曰：“主明如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目贵明，耳贵聪，心贵智。以天下之目视，则无不见也；以天下之耳听，则无不闻也；以天下之心虑，则无不知也。辐凑并进，则明不蔽矣。”

文韬·明传

文王寝疾，召太公望，太子发在侧，曰：“呜呼！天将弃予，周之社稷将以属汝，今予欲师至道之言，以明传之子孙。”

太公曰：“王何所问？”

文王曰：“先圣之道，其所止，其所起，可得闻乎？”

太公曰：“见善而怠，时至而疑，知非而处，此三者，道之所止也。柔而静，恭而敬，强而弱，忍而刚，此四者，道之所起也。故义胜欲则昌，欲胜义则亡，敬胜怠则吉，怠胜敬则灭。”

文韬·六守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君国主民者，其所以失之者何也？”

太公曰：“不慎所与也。人君有六守、三宝。”

文王曰：“六守何也？”

太公曰：“一曰仁，二曰义，三曰忠，四曰信，五曰勇，六曰谋，是谓六守。”

文王曰：“慎择六守者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富之而观其无犯，贵之而观其骄，付之而观其无转，使之而观其无隐，危之而观其无穷。富之而不犯者，仁也。贵之而不骄者，义也。付之而不转者，忠也。使之而不断隐者，信也。危之而不忍者，勇也。事之而不穷者，谋也。人君无以三宝借人，借人则君失其威。”

文王曰：“敢问三宝？”

太公曰：“大农、大工、大商谓之三宝。农一其乡，则谷足；工一其乡，则器足；商一其乡，则货足。三宝各安其处，民乃不处。无乱其乡，无乱其族，臣无富于君，都无大于国。六守长，则君昌；三宝完，则国安。”

文韬·守土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守土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无疏其亲，无怠其众，抚其左右，御其四旁。无借人国柄，借人国柄，则失其权。无掘壑而附丘，无舍本而治末。日中必萑，操刀必割，执斧必伐。日中不萑，是谓失时；操刀不割，失利之期；执斧不伐，贼人将来。涓涓不塞，将为江河。荧荧不救，炎炎奈何；两叶不去，将用斧柯。是故人君从事于富。不富无以为仁，不施无以合亲。疏其亲则害，失其众则败。无借人利器，借人利器，则为人所害，而不终于世。”

文王曰：“何谓仁义？”

太公曰：“敬其众，合其亲。敬其众则和，合其亲则喜，是谓仁义之纪。无使人夺汝威，因其明，顺其常。顺者任之以德，逆者绝之以力。敬之勿疑，天下和服。”

文韬·守国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守国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斋，将语君天之经，四时所生，仁圣之道，民机之情。”

王即斋七日，北面再拜而问之。

太公曰：“天生四时，地生万物，天下有民，仁圣牧之。故春道生，万物荣；夏道长，万物成；秋道敛，物盈；冬道藏，万物辱。盈则藏，藏则复起，莫知所终，莫知所始，圣人配之，以为天地经纪。故天下治，仁圣藏；天下乱，仁圣昌；至道其然也。圣人之在天地间也，其宝固大矣；因其常而视之，则民安。夫民动而为机，机动而得失争矣。故发之以其阴，会之以其阳，为之先唱，天下和之，极反其常。莫进而争，莫退而让。守国如此，与天地同光。”

文韬·上贤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王人者，何上，何下，何取，何去，何禁，何止？”

太公曰：“王人者，上贤，下不肖，取诚信，去诈伪，禁暴乱，止奢侈。

故王人者，有六贼七害。”

文王曰：“愿闻其道。”

太公曰：“夫六贼者：一曰，臣有大作宫室池榭，游观倡乐者，伤王之德。二曰，民有不事农桑，任气游侠，犯历法禁，不从吏教者，伤王之化。三曰，臣有结朋党，蔽贤智，障主明者，伤王之权。四曰，士有抗志高节，以为气势，外交诸侯，不重其主者，伤王之威。五曰，臣有轻爵位，贱有司，羞为上犯难者，伤功臣之劳。六曰，强宗侵夺，凌侮贫弱者，伤庶人之业。”

“七害者：一曰，无智略权谋，而以重赏尊爵之故，强勇轻战，佞幸于外，王者慎勿使为将。二曰，有名无实，出入异言，掩善扬恶，进退为巧，王者慎勿与谋。三曰，朴其身躬，恶其衣服，语无为以求名，言无欲以求利，此伪人也，王者慎勿近。四曰，奇其冠带，伟其衣服，博闻辩辞，虚论高议，以为容美，穷居静处，而诽时俗，此奸人也，王者慎勿宠。五曰，谄佞苟得，以求官爵，果敢轻死，以贪禄秩，不图大事，得利而动，以高谈虚论，说于人主，王者慎勿使。六曰，为雕文刻镂，技巧华饰，而伤农事，王者必禁之。七曰，伪方异技，巫蛊左道，不祥之言，幻惑良民，王者必止之。”

“故民不尽力，非吾民也；士不诚信，非吾士也；臣不忠谏，非吾臣也；吏不平洁爱人，非吾吏也；相不能富国强兵，调和阴阳，以安万乘之主，正群臣，定名实，明赏罚，乐万民，非吾相也。夫王者之道如龙首，高居而远望，深视而审听。示其形，隐其情，若天之高不可极也，若渊之深不可测也。故可怒而不怒，奸臣乃作；可杀而不杀，大贼乃发。兵势不行，敌国乃强。”

文王曰：“善哉。”

文韬·举贤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君务举贤而不获其功，世乱愈甚，以致危亡者，何也？”

太公曰：“举贤而不用，是有举贤之名，而无用贤之实也。”

文王曰：“其失安在？”

太公曰：“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誉，而不得真贤也。”

文王曰：“何如？”

太公曰：“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，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，则多党者进，少党者退。若是，则群邪比周而蔽贤，忠臣死于无罪，奸臣以虚誉取爵位，是以世乱愈甚，则国不免于危亡。”

文王曰：“举贤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将相分职，而各以官名举人，按名督实。选才考能，令实当其名，名当其实，则得举贤之道矣。”

文韬·赏罚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赏所以存劝，罚所以示惩，吾欲赏一以劝百，罚一以惩众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凡用赏者贵信，用罚者贵必。赏信罚必于耳目之所闻见，则所不闻见者莫不阴化矣。夫诚，畅于天地，通于神明，而况于人乎！”

文韬·兵道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兵道如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凡兵之道莫过乎一，一者能独往独来。黄帝曰：‘一者阶于道，几于神’。用之在于机，显之在于势，成之在于君。故圣王号兵为凶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，知乐而不知殃，夫存者非存，在于虑亡；乐者非乐，在于虑殃。今王已虑其源，岂忧其流乎！”

武王曰：“两军相遇，彼不可来，此不可往，各设固备，未敢先发，我欲袭之，不得其利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外乱而内整，示饥而实饱，内精而外钝，一合一离，一聚一散，阴其谋，密其机，高其垒，伏其锐。士寂若无声，敌不知我所备。欲其西，袭其东。”

武王曰：“敌知我情，通我谋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兵胜之术，密 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，复疾击其不意。”

武韬·发启

文王在野，召太公曰：“呜呼！商王虐极，罪杀不辜，公尚助予，忧民如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王其修德以下贤，惠民以观天道。天道无殃，不可先倡；人道无灾，不可先谋。必见天殃，又见人灾，乃可以谋；必见其阳，又见其阴，乃知其心；必见其外，又见其内，乃知其意；必见其疏，又见其亲，乃知其情。”

“行其道，道可致也；从其门，门可入也；立其礼，礼可成也；争其强，强可胜也。”

“全胜不斗，大兵无创，与鬼神通，微哉！微哉！与人同病相救，同情相成，同恶相助，同好相趋，故无甲兵而胜，无冲机而攻，无沟堑而守。”

“大智不智，大谋不谋，大勇不勇，大利不利。利天下者，天下启之；害天下者，天下闭之。天下者，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之天下也。取天下者，若逐野兽，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；若同舟而济，济则皆同其利，败则皆同其害。然则皆有启之，无有闭之也。无取于民者，取民者也；无取于国者，取国者也；无取于天下者，取天下者也。无取民者，民利之；无取国者，国利之；无取天下者，天下利之。故道在不可见，事在不可闻，胜在不可知。微哉！微哉！”

“鸷鸟将击，卑飞敛翼；猛兽将搏，弭耳俯伏；圣人将动，必有愚色。”

“今彼殷商，众口相惑，纷纷渺渺，好色无极，此亡国之征也。吾观其野，草菅胜谷；吾观其众，邪曲胜直；吾观其吏，暴虐残贼，败法乱刑，上下不觉。此亡国之时也。大明发而万物皆照，大义发而万物皆利，大兵发而万物皆服。大哉圣人之德！独闻独见，乐哉。”

武韬·文启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圣人何守？”

太公曰：“何忧何喜，万物皆得。政之所施，莫知其化；时之所在，莫知其移。圣人守此而万物化，何穷之有，终而复始。优而游之，展转求之；求而得之，不可不藏；既以藏之，不可不行；既以行之，勿复明之。夫天地不自明，故能长生；圣人不自明，故能明彰。”

“古之圣人聚人而为家，聚家而为国，聚国而为天下；分封贤人以为万国，命之曰大纪。陈其政教，顺其民俗；群曲化直，变于形容；万国不通，各乐其所；人爱其上，命之曰大定。呜呼！圣人务静之，贤人务正之，愚人不能正，故与人争；上劳则刑繁，刑繁则民忧，民忧则流亡。上下不安其生，累世不休，命之曰大失。”

“天下之人如流水，障之则止。启之则行，静之则清。呜呼！神哉！圣人见其所始，则知其所终。”

文王曰：“静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天有常形，民有常生，与天下共其生而天静矣。太上因之，其次化之。夫民化而从政，是以天无为而成事，民无与而自富，此圣人之德也。”

文王曰：“公言乃协予怀，夙夜念之不忘，以用为常。”

武韬·文伐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文伐之法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凡文伐有十二节：

“一曰，因其所喜，以顺其志，彼将生骄，必有好事，苟能因之，必能去之。”

“二曰，亲其所爱，以分其威。一人两心，其中必衰。廷无忠臣，社稷必危。”

“三曰，阴赂左右，得情甚深，身内情外，国将生害。”

“四曰，辅其淫乐，以广其志，厚赂珠玉，娱以美人。卑辞委听，顺命而合。彼将不爭，奸节乃定。”

“五曰，严其忠臣，而薄其赂，稽留其使，勿听其事。亟为置代，遣以诚事。亲而信之，其君将复合之，苟能严之，国乃可谋。”

“六曰，收其内，间其外，才臣外相，敌国内侵，国鲜不亡。”

“七曰，欲徇其心，必厚赂之；收其左右忠爱，阴示以利；令之轻业，而蓄积空虚。”

“八曰，赂以重宝，因与之谋，谋而利之，利之必信，是谓重亲；重亲之积，必为我用，有国而外，其地大败。”

“九曰，尊之以名，无难其身；示以大势，从之必信，致其大尊；先为之荣，微饰圣人，国乃大偷。”

“十曰，下之必信，以得其情；承意应事，如与同生；既以得之，乃微收之；时及将至，若天丧之。”

“十一曰，塞之以道。人臣无不重贵与富，愿死与咎。阴示大尊，而微输重宝，收其豪杰。内积甚厚，而外为乏。阴纳智士，使图其计；纳勇士，使高其气。富贵甚足，而常有繁滋。徒党已具，是谓塞之。有国而塞，安能有国。”

“十二曰：养其乱臣以迷之，进美女淫声以惑之，遗良犬马以劳之，时与大势以诱之，上察而与天下图之。”

“十二节备，乃成武事。所谓上察天，下察地，征已见，乃伐之。”

武韬·顺启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何如而可为天下？”

太公曰：“大盖天下，然后能容天下；信盖天下，然后能约天下；仁盖天下，然后能怀天下；恩盖天下，然后能保天下；权盖天下，然后能不失天下；事而不疑，则天运不能移，时变不能迁。此六者备，然后可以为天下政。”

“故利天下者，天下启之；害天下者，天下闭之；生天下者，天下德之；杀天下者，天下贼之；彻天下者，天下通之；穷天下者，天下仇之；安天下者，天下恃之；危天下者，天下灾之，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，唯有道者处之。”

武韬·三疑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予欲立功，有三疑；恐力不能攻强、离亲、散众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因之，慎谋，用财。夫攻强，必养之使强，益之使张。太强必折，太张必缺。攻强必强，离亲以亲，散众以众。凡谋之道，周密为宝。设之以事，玩之以利，争心必起。”

“欲离其亲，因其所爱，与其宠人，与之所予，示之所利，因以疏之，无使得虑。彼贪利甚喜，遗疑乃止。”

“凡攻之道，必先塞其明，而后攻其强，毁其大，除民之害。淫之以色，陷之以利，养之以味，娱之以乐。既离其亲，必使远民，勿使知谋，扶而纳之，莫觉其意，然后可成。”

“惠施于民，必无受财。民如牛马，数喂食之，从而爱之。”

“心以启智，智以启财，财以启众，众以启贤，贤之有启，以王天下。”

龙韬·王翼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王者帅师，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凡举兵帅师，以将为命。命在通达，不守一术。因能授职，各取所长，随时变化，以为纲纪。故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，以应天道。备数如法，审知命理，殊能异技，万事毕矣。”

武王曰：“请问其目。”

太公曰：“腹心一人，主赞谋应卒，揆天消变，总揽计谋，保全民命”；

“谋士五人，主图安危，虑未萌，论行能，明赏罚，授官位，决嫌疑，定可否；”

“天文三人，主司星历，候风气，推时日，考符验，校灾异，知人心去就之机；”

“地利三人，主三军行止形势，利害消息，远近险易，水涸山阻，不失地利；”

“兵法九人，主讲论异同，行事成败，简练兵器，刺举非法；”

“通粮四人，主度饮食，蓄积，通粮道，致五谷，令三军不困乏；”

“奋威四人，主择才力，论兵革，风驰电掣，不知所由；”

“伏旗鼓三人，主伏旗鼓，明耳目，诡符节，谬号令，闻忽往来，出入若神；”

“股肱四人，主任重持难，修沟堑，治壁垒，以备守御；”

“通材三人，主拾遗补过，应偶宾客，论议谈语，消息解结；”

“权士三人，主行奇谲，设殊异，非人所识，行无穷之变；”

“耳目七人，主往来听言视变，览四方之事、军中之情；”

“爪牙五人，主扬威武，激励三军，使冒难攻锐，无所疑虑；”

“羽翼四人，主扬名誉，震远方，摇动四境，以弱敌心；”

“游士八人，主伺奸候变，开阖人情，观敌之意，以为间谍；”

“术士二人，主为谲诈，依托鬼神，以惑众心；”

“方士二人，主百药，以治金疮，以痊万病；”

“法算二人，主计会三军；营壁、粮食、财用出入。”

龙韬·论将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论将之道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将有五材十过。”

武王曰：“敢问其目。”

太公曰：“所谓五材者，勇、智、仁、信、忠也。勇则不可犯，智则不可乱，仁则爱人，信则不欺，忠则无二心。”

“所谓十过者：有勇而轻死者，有急而心速者，有贪而好利者，有仁而不忍人者，有智而心怯者，有信而喜信人者，有廉洁而不爱人者，有智而心缓者，有刚毅而自用者，有懦而喜任人者。”

“勇而轻死者可暴也，急而心速者可久也，贪而好利者可遗也，仁而不忍人者可劳也，智而心怯者可窘也，信而喜信人者可诳也，廉洁而不爱人者可侮也，智而心缓者可表也，刚毅而自用者者可事也，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。”

“故兵者，国之大事，存亡之道，命在于将。将者，国之辅，先王之所重也。故置将不可不察也。故曰：‘兵不两胜，亦不两败。’

兵出逾境，期不十日，不有亡国，必有破军杀将。”

武王曰：“善哉。”

龙韬·选将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王者举兵欲简练英雄，知士之高下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夫士外貌不与中情相应者十五：有严而不肖者，有温良而为盗者，有貌恭敬而心慢者，有外廉谨而内无至诚者，有精精而无情者，有湛湛而无诚者，有好谋而无决者，有如果敢而不能者，有恫恫而不信者，有恍恍惚惚而反虑实者，有诡激而有功效者，有外勇而内怯者，有肃肃而反易人者，有喑喑而反静虑者，有势虚形劣而外出无所不至无所不遂者。天下所贱，圣人所贵，凡人莫知，非有大明，不见其际，此士之外貌不与中情相应者也。”

武王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

太公曰：“知之有八征：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，二曰穷之以辞，以观其变，三曰与之间谍以观其诚，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，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，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，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，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。八征皆备，则贤，不肖别矣。”

龙韬·立将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立将之道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凡国有难，君避正殿，召将而诏之曰：‘社稷安危，一在将军。今某国不臣，愿将军帅师应之。’”

“将既受命，乃命太史卜，斋三日，至太庙，钻灵龟，卜吉日，以授斧钺。君入庙门，西面而立，将入庙门，北面而立。君亲操钺持首，授将其柄，曰：‘从此上至天者，将军制之。’复操斧持柄，授其刃曰：‘从此下至渊者，将军制之。’见其虚则进，见其实则止，勿以三军为众而轻敌，勿以受命为重而必死，勿以身贵而贱人，勿以独见而违众，勿以辩说为必然。士未坐勿坐，士未食而食，寒暑必同。如此，则士众必尽死力。’将已受命，拜而报君曰：‘臣闻国不可从外治，军不可从中御。二心不可以事君，疑志不可以应敌。臣既受命专斧钺之威，臣不敢生还。愿君亦垂一言之命于臣，君不许臣，臣不敢将。’”

“君许之，乃辞而行。军中之事，不闻君命，皆由将出，临敌决战，无有二心。若此，则无天于上，无地于下，无敌于前无君于后。是故智者为之谋，勇者为之斗，气厉青云，疾若驰鹜，兵不接刃，而敌降服。战胜于外，功立于内，吏迁士赏，百姓欢说，将无咎殃；是故风雨时节，五谷丰登，社稷安宁。”

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龙韬·将威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将何以为威？何以为明？何以为禁止而令行？”

太公曰：“将以诛大为威，以赏小为明，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。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，杀之；赏一人而万人说者，赏之。杀贵大，赏贵小。杀及当路贵重之臣，是刑上极也；赏及牛竖，马洗、厩养之徒，是赏下通也。刑上极，赏下通，是将威之所行也。”

龙韬·励军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吾欲令三军之众，攻城争先登，野战争先赴，闻金声而趋，闻鼓声而喜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将有三。”

武王曰：“敢问其目。”

太公曰：“将冬不服裘，夏不操扇，雨不张盖，名曰礼将；将不身服礼，无以知士卒之寒暑。出隘塞，犯泥涂，将必先下步，名曰力将。将不身服力，无以知卒之劳苦。军皆定次，将乃就舍，炊者皆熟，将乃就食，军不举火。将亦不举，名曰止欲将。将不身服止欲，无以知士卒之饥饱。将与士卒共寒暑，劳苦，饥饱，故三军之众，闻鼓声则喜，闻金声则趋。高城深池，矢石繁下，士争先登；白刃始合，士争先赴。士非好死而乐伤也，为其将知寒暑、饥饱之审，而见劳苦之明也。”

龙韬·阴符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引兵深入诸侯之地，三军卒有缓急，或利或害，吾将以近通远，从中应外，以给三军之用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主与将有阴符凡八等：凡大胜克敌之符，长一尺；破军杀将之符，长九寸；降城得邑之符，长八寸；却敌报远之符，长七寸；警众坚守之符，长六寸；请粮益兵之符，长五寸。败军亡将之符，长四寸；失利亡士之符，长三寸。诸奉使行符，稽留者，若符事泄，闻者告者，皆诛之。八符者，主将秘闻，所以阴通言语不泄，中外相知之术。敌虽圣智，莫之能识。”

武王曰：“善哉”

龙韬·阴书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引兵深入诸侯之地，主将欲合兵行无穷之变，图不测之利，其事繁多，符不能明，相去辽远，言语不通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诸有阴事大虑，当用书，不用符，主以书遗将，将以书问主，书皆一合而再离，三发而一知。再离者，分书为三部；三发而一知者，言三人，人操一分，相参而不知情也。此谓阴书，敌虽圣智，莫知能识。”

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龙韬·军势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攻伐之道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资因敌家之动，变生于两阵之间，奇正发于无穷之源。故至事不语，用兵不言。且事之至者，其言不足听也；兵之用者，其状不足见也。忽而往，忽而来，能独专而不制者，兵也。”

“夫兵闻则议，见则图，知则困，辨则危。故善战者，不待张军；善除患者，理于未生；善胜敌者，胜于无形；上战无与战。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，非良将也；设备于已失之后者，非上圣也；智与众同，非国师也；技与众同，非国工也。事莫大于必克，用莫大于玄默，动莫神于不意，谋莫善于不识。夫先胜者，先见弱于敌，而后战者也，故事半而功倍焉。”

“圣人征于天地之动，孰知其纪。循阴阳之道而从其候；当天地盈缩因以为常；物有死生，因天地之形。故曰：未见形而战，虽众必败。善战者，居之不挠，见胜则起，不胜则止。故曰：‘无恐惧，无犹豫。’用兵之害，犹豫最大；三军之灾，莫过狐疑。善者见利不失，遇时不疑，失利后时，反受其殃。故智者从之而不释，巧者一决而不犹豫，是以疾雷不及掩耳，迅电不及瞑目，赴之若惊，用之若狂，当之者破，近之者亡，孰能御之？”

“夫将有所不言而守者，神也；有所不见而视者，明也。故知神明之道者，野无衡敌，对无立国。”

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龙韬·奇兵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凡用兵之道，大要何如？”

太公曰：“古之善战者，非能战于天上，非能战于地下，其成与败，皆由神势，得之者昌，失之者亡。”

“夫两阵之间，出甲阵兵，纵卒乱行者，所以为变也；深草蒿翳者，所以逃遁也；溪谷险阻者，所以止车御骑也；隘塞山林者，所以少击众也；坳泽窈冥者，所以匿其形也；清明无隐者，所以战勇力也；疾如流矢，如发栅者，所以破精微也；诡伏存设奇，远张诳诱者，所以破军擒将也；四分五裂者，所以击圆破方孔；因其惊骇者，所以一击十也；因其劳倦暮舍者，所以十击百也；奇技者，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；强弩长兵者，所以逾水战也；长关远候，暴疾谬遁者，所以降城服邑也；鼓行喧嚣者，所以行奇谋也；大风甚雨者，所以搏前擒后也；伪称敌使者，扎以绝粮道也；谬号令与敌同服者，所以行走北也；战必以义者，所以励众胜敌也；尊爵重赏者，所以劝用命也；严刑重罚者，所以罢怠也；一喜一怒，一与一夺，一丈一武，一徐一疾者，所以调和在珥；制一臣下也；处高敞者，所以警守也；保险阻者，所以为固也；山林茂秽者，所以默往来也；深沟高垒，粮多者，所以持久也。”

“故曰：不知战攻之策，不可以语敌；不能分移，不可以语奇；不能治乱，不可以为语变。”

“故曰：将不仁，则三军不亲；将不勇，则三军不锐；将不智，则三军大疑；将不明，则三军大倾；将不精微，则三军失其机；将不常戒，则三军失其备；将不强力，则三军失其职。故将者，人之司命，三军与之俱治，与之俱乱。得贤将者，兵强国昌；不得贤将者，兵弱国亡。”

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龙韬·五音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律章之声，可以知三军之消息、胜负之决乎？”

太公曰：“深哉！王之间也。夫律管十二，共要有五音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、此其正声也。万代不易，五行之神，道之常也，可以之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各以其胜攻之。古者三皇之世，虚无之情以制刚强。无有文字，皆由五行。五行之道，天地自然。六甲之分，微妙之神。”

“其法：以天清静，无阴云风雨，夜半，遣轻骑往至敌人之垒，去九百步外，遍持律管。有应声管，其来甚微。角声应管，当以白虎；徵声应管，当以玄武；商声应管，当以朱雀；羽声应管，当以勾陈；五管声尽，不应者，宫也，当以青龙以五行之符，佐胜之征，成败之机。”

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太公曰：“微妙之音，皆有外候。”

武王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

太公曰：“敌人惊动则听之，闻炮鼓之音者，角也；见火光者，徵也；闻金铁矛戟之音者，商也；闻人啸呼之音者，羽也；寂寞无闻者，宫也。此五者，声色之符也。”

龙韬·兵征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吾欲未战先知敌人之强弱，预见胜负之征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胜负之征，精神先见，明将察之，其效在人。谨候敌人出入进退，察其动静，言语妖祥，士卒所告。凡三军说怍，士卒畏法，敬其将命，相喜以破敌，相陈以勇猛，相贤以威武，此强征也。三军数惊，士卒不齐，相恐以敌强，相语以不利，耳目相属，妖言不止，众口相惑，不畏法令，不重其将，此弱征也。”

“三军齐整，阵势已固，深沟高垒，又有大风甚雨之利，三军无故，旌旗前指，金铎之声扬以济，鼙鼓之声扬以济，鼙鼓之声宛以鸣，此得神明之助，大胜之征也。行陈不固，旌旗乱而相统，逆大风甚雨之利，士卒恐惧，气绝而不属，戎马惊奔，兵车折轴，金铎之声下以浊，鼙鼓之声湿以沫，此大败之征也。”

“凡攻城围邑：城之气色如死灰，城可屠；城之气出而北，城可克；城之气出而西，城必降；城之气出而南，城不可拔；城之气出而东，城不可攻；城之气出而复入，城主逃北；城之气出而覆我军上，军必病；城之气出高而无所止，用兵长久。凡攻城围邑，过旬不雷不雨，必亟去之，城必有大辅，此所以知可攻而攻，不可攻而止。”

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龙韬·农器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天下安定，国家无事，战攻之具，可无修乎？守御之备，可无设乎？”

太公曰：“战攻守御之具，尽在于人事。耒耜者，共行马蒺藜也。马、牛、车、舆者，其营垒蔽櫓也。耒耜之具，其柔耜也。蓑蓐，登笮者，其甲冑，干棹也。钺、锸、斧、锯、杵、臼，其攻城器也。牛马，所以转输粮用也。鸡犬，共伺候也。妇人织紵，其旌旗也。丈夫平壤，其功城也。春铙草棘，其战车骑也。夏耨田畴，其战步兵也。秋刈禾薪，其粮食储备也。冬实仓粟，其坚守也。田里相伍，其约束符信也。里有吏，官有长，其将帅也。里有周垣，不得相过，其队分也。输粟收刍，其廩库也。春秋治城郭，修沟渠，其暂垒也。“故用兵之具，尽在于人事也。善为国者，取于人事。故必使遂其六畜，辟其田野，安其处所。丈夫治田有亩数，妇人织紵有尺度，是富国强兵之道也。”

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虎韬·军用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王者举具，三军器用，攻守之具，科品从寡，岂有法乎？”

太公曰：“大哉，王之间也！夫攻守之具，各有科品，此兵之大威也。”

武王曰：“愿闻之。”

太公曰：“凡用兵之大数，将士万人，法用：武冲大扶胥三十六乘。材士强弩矛戟为翼一车二十四人推之，以八尺车轮，车上立旗鼓，兵法谓之震骇，陷坚陈，败强敌。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具。材士强弩矛戟为翼，以五尺车轮，绞车连弩自副，陷坚陈，败强敌。”

“提翼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具。绞车连弩自副，以鹿车轮，陷坚陈，败纱敌。”

“大黄参连弩大扶胥三十六乘。材士强弩矛戟为翼，“飞鳧”、“电影”自副。飞鳧，赤茎白羽，以铜为首，电影，青茎赤羽，以铁为首。昼则以绛縹，长六尺，广六寸，为光耀；夜则以白縹，长六尺，广六寸，为流星。陷坚陈，败步骑。”

“大扶胥冲车三十六乘。螳螂武士共载，可以纵击横，可以败敌之。“辘轳车骑寇，一名电车，兵法谓之电击。陷坚陈，败步骑。寇夜来前，矛戟扶胥轻车一百六十乘，螳螂武士三人共载，兵法谓之霆击。陷坚陈，败步骑。”

“方首铁楛维盼，重十二斤，柄长五尺以上，千二百枚，一名天钺。大柯斧，刃长八寸，重八斤，柄长五尺以上，千二百枚，一名天钺。方首铁锤，重八斤，柄长五尺以上，千二百枚，一名天锤。败步骑群寇。飞钩长八寸，钩长芒长四寸，柄长六尺以上，千二百枚，以投其众。三军拒守，木螳螂剑刃扶胥，广二丈，百二十具，一名行马，平易地，以步兵败车骑。木蒺藜，去地二尺五寸，百二十具。败步骑，要群寇，逃走北。”

“轴旋短冲矛戟扶胥，百二十具。黄帝所以败蚩尤氏。败步骑，要穷寇，逃走北。狭路微径，张铁蒺藜，芒高四寸，广八寸，长六尺以上，千二百具。败步骑。”

“突暎来前促战，白刃接，张地罗，铺两瓣蒺藜，参考连织女，芒间相去二尺，万二千具。旷野草中，方胸挺矛，千二百具。张挺矛法，高一尺五寸。败步骑，要穷寇，逃走北。”

“狭路微径，地陷，铁械锁参连，百二十具。败步骑，要穷寇，逃走北。”

“垒门拒守，矛戟小櫓，十二具，绞车连弩自副。三军拒守，天罗虎落锁连，一部广一丈五尺，高八尺，百二十具。虎落剑刃扶胥，广一丈五尺，高八尺，五百二十具。”

“渡沟笮，飞桥一间，广一丈五尺，长二丈以上，着转关轆轤八具，以环利通索张之。渡大水，飞江，广一丈五尺，长二丈以上，八具，以环利通索张之。天浮铁螻螂，矩内圆外，径四尺以上，环络自副，三十二具。以天浮张飞江，济大海，谓之天潢，一名天缸。”

“山林野居，结虎落柴营，环利铁索，长二丈以上，千二百枚。环利大通索，大四寸，长四丈以上，六百枚。环利中通索，大二寸，长四丈以上，二百枚。环利小微索，长二丈以上，万二千枚。”

“天雨盖重车上板，结棹锄鋸，广四尺，长四丈以上。车一具，以铁鏊张之。”

“伐木大斧，重八斤，柄长三尺以上，三百枚；柴鏊刃广六寸，柄长五尺以上，三百枚；铜筑固为垂，长五尺以上，三百枚；鹰爪方胸铁耙，柄长七尺以上，三百枚；方胸铁叉，柄长七尺以上，三百枚。芟草木大镰，柄长七尺以上，三百枚；大櫓，刃重八斤，柄长六尺，三百枚；委环铁杙，长三尺以上，三百枚；椽杙大槌，重五斤，柄长二尺以上，百二十具。”

“甲士万人，强弩六千，戟盾一千，矛盾二千，修治攻具，砥砺兵器巧手三百人，此举兵军用之大数也。”

武王曰：“允哉！”

虎韬·三陈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凡用兵为天陈、地陈、人陈，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日月、星辰、斗杓，一左一右，一向一背，此谓天陈。丘陵水泉，亦有前后左右之利，此谓地陈。用车用马，用文用武，此谓人陈。”

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虎韬·疾战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敌人围我，断我前后，绝我粮道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此天下之困兵也。暴用之则胜，徐用之则败。如此者，为四武冲陈，以武车骁骑，惊乱其军，而疾击之，可以横行。”

武王曰：“若已出围地，欲因以为胜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左军疾左，右军疾右，无与敌人争道。中军迭前迭后，敌人员众，其将可走。”

虎韬·必出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引兵深入诸侯之地，敌人四合而围我，断我归道，绝我粮食，敌人既众，粮食甚多，险阻又固，我欲必出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必出之道，器械为宝，勇斗为首。审知敌人空虚之地，无人之处，可以必出。将士人持玄旗，操器械，设衔枚，夜出，勇力、飞足、冒将之士居前平垒，为军开道；材士强弩，为伏兵居后；弱卒车骑居中。陈毕徐行，慎无惊骇。以武冲扶胥前后拒守，武翼大橜以蔽左右。敌人若惊，勇力冒将之士疾击而前，弱卒车骑以属其后，材士强弩隐伏而处。审候敌人追我，伏兵疾击其后，多其火鼓，若从地出，若从天下，三军勇斗，莫我能御。”

武王曰：“前有大水、广堑、深坑、我欲逾渡，无舟楫之备，敌人屯垒，限我军前，塞我归道，斥堠常戒，险塞尽中，车骑要我前，勇士击我后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大水、广堑、深坑，敌人所不守，或能守之，其卒必寡。若此者，以飞江，转关与天潢以济吾军。勇力材士从我所指，冲敌绝陈皆致其死先燔吾辎重，烧我粮食，明告吏士，勇斗则生，不勇则死。已出，令我踵军设云火远候，必依草木、丘墓、险阻，敌人车骑，必不改远追长驱。因以火为记，先出者令至火而止，为四武冲阵。如此，则吾三军皆精锐勇斗，莫我能止。”

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虎韬·军略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引兵深入诸侯之地，遇深溪、大谷、险阻之水，吾三军未得毕济，而天暴雨，流水大至，后不得属于前，无有舟梁之备，又无又草之资，吾欲必济，使三军不稽留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凡帅师将众，虑不先设，器械不备，教不素信，士卒不习，若此，不可以为王者之兵也。凡三军有大事，莫不习用器械。攻城围邑，则有黄韞、临冲；视城中，则有云梯、飞楼；三军行止，则有武冲、大橦，前后拒守；绝道遮街，则有材士强弩，卫其两旁；设营垒，则有天罗、武落、行马，蒺藜；昼则登云梯远望，立五色旌旗；夜则设云火万炬，击雷鼓，振鼙铎，吹鸣笳；越沟堑，则有飞桥、转关、辘轳，锄鍤；济大水，则有天潢、飞江；逆波上流，则有浮海、绝江。三军用备，主将何忧？”

虎韬·临境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吾与敌人临境相拒，彼可以来，我可以往，陈皆坚固，莫敢先举，我欲往而袭之，彼亦可来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分兵三处，令军前军深沟增垒而无出列旌旗，击鼙鼓，宛为守备；令我后军，多积粮食，无使敌人知我意；发我锐士，潜袭其中，击其不意，攻其无备，敌人不知我情，则止不来矣。”

武王曰：“敌人知我之情，通我之谋，动而得我事，其锐士伏于深草，要隘路，击我便处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令我前军，日出挑战，以劳其意；令我老弱，曳柴扬尘，鼓呼而往来，或出其左，或出其右，去敌无过百步，其将必劳，其卒必骇。如此，则敌人不敢来。吾往者不止，或袭其内，或击其外，三军疾战，敌人必败。”

虎韬·动静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引兵深入诸侯之地，与敌之军相当，两陈相望，众寡强弱相等，未敢先举，吾欲令敌人将帅恐惧，士卒心伤，行陈不固，后陈欲走，前陈数顾；鼓噪而乘之，敌人遂走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如此者，发我兵去寇十里而伏其两旁，车骑百里而越前后，多其旌旗，益其金鼓。战合，鼓噪而俱起，敌将必恐，其军惊骇，众寡不相救，贵贱不相待，敌人必败。”

武王曰：“敌之地势，不可以伏其两旁，车骑又无以越其前后，敌知我虞，先施其备，我士卒心伤，将帅恐惧，战则不胜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微哉，王之间也！如此者，先战五日，发我远候，往视其动静，审候其来，设伏而待之，必于死地，与敌相避。远我旌旗，疏我行陈，必奔其前，与敌相当。战合而走，南击金无止，三里而还，伏兵乃起，或陷其两旁，或击其前后，三军疾战，敌人必走。”

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虎韬·金鼓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引兵深入诸侯之地，与敌相当，而天大寒甚暑，日夜霖雨，旬不止，沟垒悉坏，隘塞不守，斥堠懈怠，士卒不戒，敌人夜来。三军无备，上下惑乱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凡三军，以戒为固，以怠为败。令我垒上，谁何不绝，人执旌旗，外内相望，以号相命，勿令乏音，而皆外向。三千人为一屯，诫而约之，各慎其处。敌人若来，亲我军之戒，至而必还，力尽气怠，发我锐士，随而击之。”

武王曰：“敌人知我随之，而伏起锐士，佯北不止，遇伏而还，或击我前，或击我后，或薄我垒，吾三军大惑，扰乱失次，离共处所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分为三队，随而追之，勿越其伏，三队俱至，或击其后，或陷其两旁，明号审令，疾击而前，敌人必败。”

虎韬·绝道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引兵深入诸侯之地，与敌相守，敌人绝我粮道，又越我前后，吾欲战则不可胜，欲守则不可久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凡深入敌人之境，必察地之形势，务求便利，依山林、险阻、水泉、林木而为之固，谨守关梁，又知城邑、丘墓地形之利，如是，则我军坚固，敌人不能绝我粮道，又不能越我前后。”

武王曰：“吾三军过大林、广泽、平易之地，吾盟望误失，卒与敌人相薄，以战则不胜以守则不固，敌人翼我两旁，越我前后，三军大恐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凡帅师之法，当先发远候，去敌二百里，神知敌人所在，地势不利，则以武冲为垒而前，又置两踵军于后，远者百里，近者五十里，既有警急，前后相就。吾三军常完坚，必无毁伤。”

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虎韬·略地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战胜深入，略其地，有大城不可下。其别军守险，与我相拒。我欲攻城围邑，恐其别军卒至而击我，中外相合，击我表里，三军大乱，上下恐骇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凡攻城围邑，车骑必远，屯卫警戒，阻其外内，中人绝粮，外不得输，城人恐怖，其将必降。”

武王曰：“中人绝粮，外不得输，阴为约誓，相与密谋，夜出穷寇死战，其车骑锐士，或冲我内，或击我外，士卒迷惑，三军败乱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如此者，当分军三军，谨视地形而处。审知敌人别军所在，及其大城别堡，为之置遗缺之道，以利其心，谨备勿失。敌人恐惧，不入山林，即归大邑。走其别军，车骑远要其前，勿令遗脱。中人以为先出者，得其径道，其练卒材士必出，其老弱独在。车骑深入长驱，敌人之军，必莫敢至。慎勿与战，绝其粮道，围而守之，必久其日。”

“无燔人积聚，无坏人宫室，冢树社丛勿伐，降者勿杀，得而勿戮，示之以仁义，施之以厚德。令其士民曰；‘罪在一人。’如此，则天下和服。”

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虎韬·火战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引兵深入诸侯之地，遇深草蒿秽，周吾军前后左右，三军行数百里，人马疲倦休止。敌人因天燥疾风之利，燔吾上风，车骑锐士，坚伏吾后，吾三军恐怖，散乱而走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若此者，则以云梯、飞楼，远望左右，谨察前后。见火起，即燔吾前，而广延之，又燔吾后。敌人若至，则引军而却，按黑地而坚处。敌人之来，犹在吾后，见火起，必远走。吾按黑地而处，强弩材士，卫吾左右，又燔吾前后。若此，则敌不能害我。”

武王曰：“敌人燔吾左右，又燔吾前后，烟复吾军，其大兵按黑地而起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若此者，为四武冲陈，强弩翼吾左右。其法无胜亦无负。”

虎韬·垒虚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何以知敌垒之虚实，自来自去？”

太公曰：“将必上知天道，下知地理，中知人事。登高下望，以观敌人变动：望其垒，即知其虚实；望其士卒，则知其去来。”

武王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

太公曰：“听其鼓无音，铎无声，望其垒上多飞鸟而不惊，上无氛气，必知敌诈而为偶人也。敌人卒去不远，未定而复返者，彼用其士卒太疾也。太疾，则前后不相次；不相次则行陈必乱。如此者，急出兵击之，以少击众，则必胜矣。”

豹韬·林战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引兵深入诸侯之地，遇大林，与敌人分林相拒。吾欲以守则固，以战则胜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使吾三军分为冲陈，便兵所处，弓弩为表，戟盾为里；斩除草木，极广吾道，以便战所；高置旌旗，谨敕三军，无使敌人知吾之情，是谓林战。林战之法：率吾矛戟，相与为伍；林间木疏，以骑为辅，战车居前，见便则战，不见便则止；林多险阻，必置冲陈，以备前后，三军疾战，敌人虽众，其将可走；更战更息，各按其部。是谓林战之纪。”

豹韬·突战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敌人深入长驱，僂掠我地，驱我牛马，其三军大至，薄我城下，吾士卒大恐，人民系累，为敌所虏，吾欲以守则固，以战则胜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如此者，谓之突兵。其牛马必不得食，士卒绝粮，暴击而前，令我远邑别军，选其锐士，疾击其后；审其期日，必会于晦，三军疾战，敌人虽众，其将可虏。”

武王曰：“敌人分为三四，或战而僂掠我地，或止而收我牛马，其大军未尽至，而使寇薄我城下，至吾三军恐惧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谨候敌人未尽至，则设备而待之。去城四里而为垒，金鼓旌旗，皆列而张，别队为伏兵；令我垒上多积强弩，百步一突门，门有行马，车骑居外，勇力锐士，隐伏而处。敌人若至，使我轻卒合战而佯走；令我城上立旌旆，击鼙鼓，完为守备。敌人以我为守城，必薄我城下。发吾伏兵，以冲其内，或击其外；三军疾战，或击其前，或击其后。勇者不得斗，轻者不及走。名曰突战。敌人虽众，其将必走。”

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豹韬·敌强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引兵深入诸侯之地，与敌人冲军相当，敌众我寡，敌强我弱，敌人夜来，或攻吾左，或攻吾右，在军震动，吾欲以战则胜，以守则固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如此者，谓之震寇。利以出战，不可以守。选吾材士强弩，车骑为之左右，疾击其前，急攻其后，或击其表，或击其里，其卒必乱，其将必骇。”

武王曰：“敌人远遮我前，急攻我后，断我锐兵，绝我材士，吾内外不得相闻，三军扰乱，皆散而走，士卒无斗志，将吏无守心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明哉，王之间也！当明号审令，出我勇锐冒将之士，人操炬火，二人同鼓，必知敌人所在，或击其表里，微号相知，令之灭火，鼓音皆止，中外相应，期约皆当，三军疾战，敌必败云。”

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豹韬·敌武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引兵深入诸侯之地，卒遇敌人，甚众且武，武车骁骑，绕我左右，吾三军皆震，走不可止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如此者，谓之‘败兵’。善者以胜，不善者以亡。”

武王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伏我材士强弩，武车骁骑，为之左右，常去前后三里，敌人逐我，发我车骑，冲其左右，如此，则敌人扰乱，吾走者自止。”

武王曰：“敌人与我，车骑相当，敌众我少，敌强我弱，其来整治精锐，吾陈不敢当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先我材士强弩，伏于左右，车骑坚阵而处，敌人过我伏兵，积弩射其左右，车骑锐兵，疾击其军、或击其前，或击其后，敌人虽众，其将必走。”

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豹韬·乌云山兵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引兵深入诸侯之地，遇高山盘石，其上亭亭，无有草木，四面受敌，吾三军恐惧，士卒迷惑，吾欲以守则固，以战则胜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凡三军处山之高，则为敌所栖，处山之下，则为敌所囚。既以被山而处，此为乌云之陈。乌云之陈，阴阳皆备，或屯其阴，或屯其阳。处山之阳，备山之阴；处山之阴，备山之阳；处山之左，备山之右；处山之右，备山之左。其山敌所能陵者，兵备其表，衝道通谷，绝以武车。高置旌旗，谨敕三军，无使敌人知我之情，是谓山城。行列已定，士卒已陈，法令已行，奇正已设，各置冲陈于山之表，便兵所处，乃分车骑为乌云之陈，三军疾战，敌人虽众，其将可擒。”

豹韬·乌云泽兵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引兵深入诸侯之地，与敌人临水相拒，敌富而众，我贫而寡，逾水击之则不能前，欲久其日则粮食少，吾居斥卤之地，四旁无邑又无草木，三军无所掠取，牛马无所刍牧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三军无备，牛马无食，士卒无粮，如此者，察便诈敌而亟去之，设伏兵于后。”

武王曰：“敌不可得而诈，吾士卒迷惑，敌人越我前后，吾三军败而走。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求途之道，金玉为主，必因敌使，精微为宝。”

武王曰：“敌人知我伏兵，大军不肯济，别将分队以逾于水，吾三军大恐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如此者，分为冲陈，便兵所处，须其半出，发我伏兵，疾击其后，强弩两旁，射其左右。车骑分为乌云之陈，备其前后，在三军疾战。敌人见我战合，其大军必济水而来，发我伏兵，疾击其后，车骑冲其左右，敌人虽众，其将可走。凡用兵之大要，当敌临战，必置冲陈，便兵所处。然后以车骑分为乌云之陈，此用兵之奇也。所谓乌云者，鸟散而云合，变化无穷者也。”

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豹韬·少众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吾欲以少击众，以弱击强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以少击众者，必以日之暮，伏于深草，要之隘路；以弱击强者，必得大国而与，邻国之助。”

武王曰：“我无深草，又无隘路，敌人已至，不遇日暮；我无大国之与，又无邻国之助。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妄张诈诱，以荧惑其将，迂其途，令过深草，远其路，令会日路，前行未渡水，后行未及舍，发我伏兵，疾击其左右，车骑扰乱其前后，敌人虽众，其将可走。事大国之君，下邻国之士，厚其币，卑其辞，如此，则得大国之与邻国之助矣。”

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豹韬·分险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引兵深入诸侯之地，敌人相遇于险阨之中。吾左山而右水，敌右山而左水，与我分险相拒，吾欲与以守则固，以战则胜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处山之左，急备山之右；处山之右，急备山之左。险有大水，无舟楫者，以天潢济吾三军；已济者，亟广吾道，以便战所。以武冲为前后，列其强弩，令行阵皆固。衝道谷口，以武冲绝之。高置旌旗，是谓军城。”

“凡险战之法，以武冲为前，大櫓为卫；材士强弩，翼吾左右。三千人为屯，必置冲陈，便兵所处。左军以左，右军以右，中军以中，并攻而前。已战者，还归屯所，更战更息，必胜乃已。”

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犬韬·分兵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王者帅师，三军分数处，将欲期会合战，约誓赏罚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凡用兵之法，三军之众，必有分合之变。其大将先定战地、战日，然后移檄书与诸将吏，期攻城围邑；各会其所；明告战日，漏刻有时。大将设营而陈，立表辕门，清道而待。诸将吏至者，校其先后，先期至者赏，后期至者斩。如此则远近奔集，三军俱至，并力合战。”

犬韬·武锋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凡用兵之要，必有武车骁骑，驰陈选锋，见可则击之。如何则可击？”

太公曰：“夫欲击者，当审察敌人十四变，变见则击之，敌人必败。”

武王曰：“十四变可得闻乎？”

太公曰：“敌人新集可击，人马未食可击，天时不顺可击，地形未得可击，奔走可击，不戒可击，疲劳可击，将离士卒可击，涉长路可击，济水可击，不暇可击，阻难狭路可击，乱行可击，心怖可击。”

犬韬·练士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练士之道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军中有大勇、敢死、乐伤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冒刃之士；有锐气、壮勇、强暴者，聚为一卒名曰陷陈之士；有奇表长剑、接武齐列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勇锐之士；有披距、伸钩、强梁多力、溃破金鼓，绝灭旌旗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勇力之士；有逾高绝远，轻足善走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寇兵之士；有王臣失势欲复见功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死斗之士；贵妇人虜欲掩迹扬名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励钝之士，有死将之人子弟欲与其将报仇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敢死之士；有贫穷愤怒欲快其志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必死之士；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幸用之士；有材技兼人能负重致远者，聚为一卒，名曰待命之士。此军之服习，不可不察也。”

犬韬·教战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合三军之众，欲令士卒练士，教战之道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凡领三军，有金鼓之节，所以整齐士众者也。将必先明告吏士，申之以三令，以教操兵起居、旌旗指麾之变法。故教吏士，使一人学战，教成，合之十人；十人学战，教成，合之百人；百人学战，教成，合之千人；千人学战，教成，合之万人；万人学战，教成，合之三军之众；大战之法，教成，合之百万之人众。故能成其大兵，立威于天下。”

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犬韬·均兵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以车与步卒战，一车当几步卒？几步卒当一车？以骑与步卒战，一骑当几步卒？几步卒当一骑？以车与骑战，一车当几骑？几骑当一车？”

太公曰：“车者，军之羽翼也，所以陷坚陈，要强敌，遮走北也；骑者，军之伺候也，所以踵败军，绝粮道，击便寇也。故车骑不敌战，则一骑不能当步卒一人。三军之众，成陈而相当，则易战之法，一车当步卒八十人，八十人当一车；一骑当步卒八人，八人当一骑；一车当十骑，十骑当一车。险战之法，一车当步卒四十人，四十人当一车；一骑当步卒四人，四人当一骑；一车当六骑，六骑当一卒。夫车骑者，军之武兵也，十乘败千人，百乘败万人；十骑败百人，百骑走千人，此其大数也。”

武王曰：“车骑之吏数，陈法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置车之吏数，五车一长，十车一吏，五十车一率，百车一将。易战之法，五车为列，相去四十步，左右十步，队间六十步。险战之法，车必循道，十车为聚二十车为屯，前后相去二十步，左右六步，队间三十六步；五车一长，纵横相去二里，各返故道。置骑之吏数五骑一长，十骑一吏，百骑一率，二百骑一将。易战之法，五骑为列，前后相去二十步，左右四步，队间五十步。险战者前后相去十步，左右二步，队间二十五步；三十骑为一屯，六十骑为一队，十骑一吏，纵横相去百步，周环各复故处。”

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六韬·武车士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选车士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选车士之法：取年四十以下，长七尺五寸以上，走能逐奔马，及驰而乘之，前后左右、上下周旋、能束缚旌旗；力能鼓八石弩，射前后左右，皆便习者，名曰武车之士，不可不厚也。”

六韬·武骑士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选骑士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选骑士之法：取年四十以下，长七尺五寸以上，壮健捷疾，超绝伦等，能驰骑射，前后左右，周旋进退，越沟堑，登丘陵，冒险阻，绝大泽，驰强敌，乱大众者，名曰武骑之士，不可不厚也。”

犬韬·战车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战车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步贵知变动，车贵知地形，骑贵知别径奇道，三军同名而异用也。凡车之死地有十，其胜地有八。”

武王曰：“十死之地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往而无以还，车之死地也。越绝险阻，乘敌远行者，车之竭地也。前易后险者，车之困地也。陷之险阻而难出者，车之绝地也。圯下渐泽，黑土粘埴者，车之劳地也。左险右易，上陵仰阪者，车之逆地也。殷草横亩，犯历深泽者，车之拂地也。车少地易，与步不敌者，车之败地也。后有沟渎，左有深水，右有峻阪者，车之环地也。日夜霖雨，旬日不止，道路溃陷，前不能进，后不能解者，车之陷地也。此十者，车之死地也。故拙将之所以见擒，明将之所以能避也。”

武王曰：“八胜之地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敌之前后，行陈未定，即陷之。旌旗扰乱，人马数动，即陷之。士卒或前或后，或左或右，即陷之。陈不坚固，士卒前后相顾，即陷之。前往而疑，后恐而怯，即陷之。三军卒惊，皆薄而起，即陷之。战于易地，莫不能解，即陷之。远行而暮舍，三军恐惧，即陷之。此八者，车之胜地也。将明于十害、八胜，敌虽围周，千乘万骑，前驱旁驰，万战必胜。”

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

六韬·战骑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战骑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骑有十胜，九败。”

武王曰：“十胜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敌人始至，行陈未定，前后不属，陷其前骑，击其左右，敌人必走；敌人行陈整齐坚固，士卒欲斗，吾骑翼而勿去，或驰而往，或驰而来，其疾如风，其暴如雷，白昼如昏，数更旌旗，变易衣服，其军可克；敌人行陈不固，士卒不斗，薄其前后，猎其左右，翼而击之，敌人必惧；敌人暮欲归舍，三军恐骇，翼其两旁，疾击其后，薄其垒口，无使得入，敌人必败。”

“敌人无险阻保固，深入长驱，绝其粮路，敌人必饥；地平而易，四面见敌，车骑陷之，敌人必乱；敌人奔走，士卒散乱，或翼其两旁，或掩其前后，其将可擒；敌人暮返，其兵甚众，其行阵必乱；令我骑十而为队，百而为屯，车五而为聚，十而为群，多设旌旗，杂以强弩；或击其两旁，或绝其前后，敌将可虏。此骑之十胜也。”

武王曰：“九败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凡以骑陷敌，而不能破陈，敌人佯走，以车骑返击我后，此骑之败地也。追北逾险，长驱不止，敌人伏我两旁，又绝我后，此骑之围地也。往而无以返，入而无以出，是谓陷于天井，顿于地穴，此骑之死地也。所从入者隘，所从出者远，彼弱可以击我强，彼寡可以击我众，此骑之没地也。”

“大涧深谷，翳蔽林木，此骑之竭地。左右有水，前有大阜，后有高山，三军战于两水之间，敌居表里，此骑之艰地也。敌人绝我粮道，往而无以还，此骑之困地也。下沮泽，进退渐洳，此骑之患地也。左有深沟，右有坑阜，高下如平地，进退诱敌，此骑之陷地也。此九者，骑之死地也。明将之所以远避，闇将之所陷败也。”

犬韬·战步

武王问太公曰：“步兵、车、骑战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步兵与车、骑战者，必依丘陵，险阻，长兵强弩居前，短兵弱弩居后，更发更止，敌之车骑，虽众而至，坚阵疾战，材士强弩，以备我后。”

武王曰：“吾无丘陵，又无险阻，敌人之至，既众且武，车骑翼我两旁，猎我前后；吾三军恐怖，乱败而走，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令我士卒为行马，木蒺藜，置牛马队伍，为四武冲阵。望敌车骑将来，均置蒺藜，掘地匝后，广深五尺，名曰‘命笕’。人操行马进步，闾车以为垒，推而前后，立而为屯，材士强弩，备我左右，然后令我三军，皆疾战而不解。”

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